

雁塔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雁塔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六年六月

封面设计：吴宪贵

雁塔文史资料

第五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(内部使用)

陕西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

印数1—600本 工本费：7.50元

1996年6月

陕西新出批(1996年)字第041号

审定：孟广仁

杨树仁

编辑：缪得德

张永贤

徐志诚

目 录

赴朝演出与“扁担枪” 董孝义 李树林 (1)
一次难忘的接见

——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谷世健 (7)

在西府干部训练班的日子里 苗 芬 (12)

1964年在慈恩寺举行的两次法会 张应超 (21)

慈恩寺大雁塔得名之由来二说 姚志锐 (26)

曲江皮影史略 李树林 (28)

杜 陵 缪 德 (33)

雁塔区出土文物小志 姚志锐 (36)

几次游击战斗的回忆 谷世健 (44)

《恨蓬莱》

——六十一年前一位日本侨民反抗日

本侵略战争的一篇血泪控诉书 刘济光 (53)

浩气还太虚 丹心照千古 张新钰 (57)

原政庭先生简传 张应超 (59)

曹冷泉先生传略 翁维谦 (67)

祭黄帝陵文 徐志诚 (71)

忆我母校——眉县农业职业学校 张恒德 (73)

雁塔新咏（诗词 4 首）	徐志诚（75）
雁塔区政协沿革简介	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（77）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 第六届主席、副主席、常务委员、委员名单	（95）
政协西安市雁塔区第六届委员会祖国统一联谊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	（98）

赴朝演出与“扁担枪”

董孝义口述 李树林整理

1953年春，朝鲜战争正打得激烈之际，陕西省政府组织文艺慰问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。陕西为慰问第五团，分5个演出队，有秦腔、豫剧、木偶、电影、曲艺。参加的单位有易俗社、香玉剧社、长安木偶队、省电影放映队、市曲艺社等，共150多人。团长钟纪铭，副团长李晓白、常香玉、杨公愚，木偶队队长高志真。

1953年元月，陕西省民间木偶、皮影戏汇演还没结束，木偶剧就被省上定为赴朝慰问演出的剧目之一。选拔的主要演奏人员有袁克勤（以唱为主）、董孝义（耍杆杆为主）、李汝本（打鼓为主）、吕永仁、王瑞生（拉弦索为主）等，加上工作人员共计17人。2月5日，全体人员集中于省文教厅，首先听了文教厅袁光处长的赴朝慰问演出讲话。省上拨款3000元，购置了木偶剧戏箱，紧接着就开始排练赴朝演出的节目。排练场在土车巷。为了适应朝鲜的战争生活，还进行了有关训练。要求生活、行动军事化，5分钟打好行李，20分钟吃完饭，讲卫生，

每天要刷牙（因为我们木偶队的演员都来自农村，当时没有刷牙习惯），见了志愿军要亲热拥抱。木偶队共排了5回戏：《古城会》、《盗扇》、《打镇台》、《断桥》、《空城计》。于3月6日出发，前往朝鲜。出发前，省上给每人发了100元安家费、一件雨衣、两身卡叽布服装，全体人员脱了黑褂褂，换上灰列宁服，搭上去北京的火车。

在火车上，钟纪铭团长知道，我们所带的慰问节目都是古装老戏，和志愿军的生活相距较远，应当有个新节目，因而就想了个题材：志愿军炊事员俘虏美国兵。如何俘虏？以扁担为枪，就题名《扁担枪》。故事是：志愿军某连炊事员周三好，给前沿阵地战士送饭归来，日快落山，他快步翻山过河，正行中，突然看见前边不远有4个美国兵迎面走来，有两个还一走一跛。他感到不妙，自己赤手空拳，怎能对付4个持枪的美国兵，就赶紧躲在路旁一个大石头后面，幸好他还没被美国兵发现，为防万一，他把挑筐的扁担取下，握在手中。只听那4个美国兵走到大石头前面，有两个靠着大石头“扑塌”坐下，嘴里“哇哩哇啦”喊着走不动了。另两个说：“吸支烟快走，若遇见志愿军我们都没命了！”这时，周三好灵机一动，我何不以扁担为枪，把他们俘虏了。想

罢，他忽一下跃到那4个美国兵跟前，高举扁担大声吼道：“缴枪不杀！”那4个美国兵被这突然飞来的神兵吓懵了，不知周三好举的是什么武器。一个胆大的美国兵还小声问：“这是什么武器？”周三好答道：“最新武器，快投降，不然你们就死在此地！”4个美国兵听罢胆战心惊，怕他们4条命同丧在这“最新武器”的一霎间，不敢顽抗，赶忙放下枪举手投降。周三好缴了4杆枪，命令那4个美国兵用手抬着他的送饭筐走在前边，自己背着4杆枪，扛着“最新武器”，走在后面回连队。这个戏写成后，大家都说好，就交给了我们木偶队排练，由袁克勤演唱，我要杆杆。不觉火车已坐了5天5夜，到了安东。

在安东作了半个月准备工作，就过鸭绿江到朝鲜战场慰问演出。每到一处志愿军营地，锣鼓喧天，都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：“欢迎祖国亲人到来！祖国万岁！”一片欢呼声。我们每场演出首先演《扁担枪》，深受志愿军官兵的好评，鼓舞了士气。

起初3个月，由于战争紧张，美国飞机不时轰炸，都在坑道演出，巡回也是夜间行车，就是夜间演出也不安全。有次在一营地准备演出，由于灯光出了问题未能演，就在当晚，一个炸弹落在坑道口，

连戏箱都被土埋了，幸好还没伤人。我们拉胡琴的孟生贵就是上厕所时被炸弹皮把脸上划了个口子（因坑道内只能小便不能大便）。每到一处演出，志愿军同志对慰问团的人员安全都严加保护。有次，一位志愿军战士陪我上厕所，刚出坑道口，猛听一声巨响，志愿军战士忙喊卧倒，就爬在我的身上，幸好那颗炸弹离我们远，没有受伤。6月，板门店谈判停火，我们才能在露天演出。共计赴朝慰问演出6个月，约200多场次。在慰问演出间隙，我们还见到了金日成、彭德怀等首长。慰问演出结束，我被评为二等功，并获得“赴朝慰问演出纪念章”一枚。

9月上旬离开朝鲜，在告别时，志愿军同志留恋不舍，战士们握着我们的手，流着热泪直送到二、三里路外，好象有千言万语要向祖国亲人讲，可说出口的只有一两句：“亲人们，胜利回国后再见！”“祝亲人一路平安！”当时，我看着那十八、九，二十岁的年青战士，想他们在妈、爸面前还都是娃，现在远离家乡，抗美援朝，已有多少青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现在活着的能不能平安回国，谁也难保，也不由得泪水两行，只好咬着嘴唇一一告别：“祝你们凯旋而归，回国再见……”

回到安东，我们慰问团参观了旅顺，大连，9月下旬起程返陕，到西安第2天就是国庆节。

过了国庆节，省文教厅给袁克勤和我谈：“你们木偶队就不要解散了，找个地方长期演出，省上给你300元，只作补窟窿，不能作他用，实行自负盈亏”。我们就在社会路找了个场地，搭起席棚，租赁了一些桌椅，题名：“陕西木偶剧社”。社长袁克勤，副社长董孝义。由53年冬开始演出，《扁担枪》列为每天必演之戏，观众都爱看。由于我们木偶剧社在西安开演，却拉了和平木偶剧社的观众（这个剧社从52年就在骡马市演），和平剧社不得不出外流动（该社后到兰州被接收为甘肃木偶剧团，70年解散。）我们在社会路的几年演出中，社会、经济效益都很好，每天座票卖满，还要卖站票，观众爱听袁克勤的“挣破腚”，爱看董孝义的“活杆杆”。每月除过伙食外，每人还可得六、七十元的工资。当然，陕西木偶剧社其所以能在西安站住脚，除有几个唱、耍把式外，更重要的是观众和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。

赴朝慰问演出已40年了，不少同台老友已先后离去。我今年74岁了，这个回忆既可作陕西木偶剧团的历史片断，又可作建团40周年的献礼。

由于时间较长，在回忆中一些日期、人名难免有差错，还请赴朝健在的战友和领导指正。

一次难忘的接见

——我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

谷世健

1974年3月下旬，国务院召开全国棉、油、粮会议，参加会议的有各省、地、市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。我当时是西安市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和党核心小组组长，市委决定由我代表西安市出席了这次会议。

1973年西安市的棉花夺得了高产，全市二十多万亩棉田平均亩产一百零五斤七两，是西安历史上最高水平。郊区六万八千亩棉田，亩产超过一百二十斤，其中水流、新合、新筑等六个公社的棉花亩产超过一百五十多斤。北郊未央宫公社讲武殿大队贾福荣务棉组和水流公社东阳大队等20多个大面积“秋香”田，亩产均超过了二百多斤。因此，这次大会把西安市的棉花产量排在全国大城市郊区的第二位（上海第一，全市棉花亩产一百二十斤）。我在会上作了汇报发言，记者将我发言稿中的“谢二学谢一，谢一怎么办？”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作了报

导。大会还把西安市作为棉花高产单位写入了《会议纪要》，列为总理接见时的高产先进单位之一。

大会开到 25 天，议程基本完成。《会议纪要》经全体代表反复讨论修改了 8 次，第九稿呈周总理审定。按说会议可以结束了，但总理最后还要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。由于总理工作太忙，接见的時間定不下来，所以大会要求各省代表在休会期间不要上街，怕总理突然接见时找不到代表。因为大家都想见到敬爱的周总理，每个代表都守候在前门饭店。上午等下午，一天盼一天，一直等到第 7 天的下午 2 时左右，接到大会紧急通知，全体代表集合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。王景铭同志（陕西省农林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）要我和王保京（咸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、全国劳模）坐在接见厅的前边，准备向总理汇报工作。这时接见厅呈现出非常欢欣而又严肃的气氛，成千双眼睛，都在静静地盯着主席台。当总理走上主席台时，全体代表都自动地起立，爆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总理。总理也一边鼓掌，一边招手向代表们致意，并连声地说：“请同志们坐下！请同志们坐下！”但同志们还是站着，掌声久久不息。

和总理在主席台前就坐的还有李先念、纪登奎、华国锋、余秋里等中央领导同志。

待大家坐静，总理首先和坐在前排各省的先进代表拉起话来。问他们互相认识吗？他们摇头，表示不认识。总理笑着说：“噢，原来是英雄会师，不相识呀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。”总理逐人作了介绍，并叫互相握手。随后，总理从南至北一个省一个省地问各省的粮食总产、亩产，社员口粮各多少？棉、油、粮的总产、亩产各多少？他一边问，一边还用铅笔记录。

当问到湖南省时，总理问：你们的油茶林面积多少？总产、亩产多少？每担油茶果能产多少油？这个省的生产组的军代表连一个也答不上来。总理说：“请你向省里打个电话，把数字问清后告诉我的办公室。”当问到江西省时，总理把这个省山区的一个大队的支书叫上主席台，让他坐在身边，详细地询问了这个大队的粮食、红薯、甘蔗种植面积，总产、亩产，社员的口粮情况，还问社员每天吃几顿饭，是稠的，还是稀的；甘蔗卖给国家每斤付多少钱？……由于这个支书说的江西方言，我们听不懂，总理就一边问，一边向我们“翻译”。问完后，总理又向我们说：“同志们，你们看，我们的贫下中农多好呀，他们把大米、白面卖给国家，自己却吃红薯干。你们上海（指前排坐的上海市一位女常委、劳

模)人吃的是鸡蛋糕,他们吃的红薯干呀!我们要向贫下中农学习(热烈掌声)。总理说,“这是非常贫困的山区,我们‘八一’南昌起义后,就是从这个地方撤退出来的……”。

当问到江苏省时,总理问:“启东的秦素平同志来了没有?”一位军代表答“没有”。又问“为什么没来?”又答:“她没有解放,还在农村劳动着呢。”又问:“她有历史问题吗?”答:“没有,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。”总理说:“认识问题可以帮助嘛,她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呀,她对务棉花很有经验,她管的一百万亩棉花,亩产上了百斤,我去看过的。我们党培养这样一个女县长不容易啊!……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,在文革那样动乱的情况下,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,都要他日以继夜地操劳,费心处理。就在这百忙的接见中,还如此关怀着在基层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。这使我们在文革中被批判斗争、关押的同志,无不感动至极。我不由得流了泪。回首望望左右,同志们都热泪盈眶。

当问到陕西省时,王景铭同志汇报说:我们陕西的工作做得不好,不少兄弟省、市都抹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,陕西今年还要中央返销一亿斤粮食。食油每人每月四两也不能自给,用猪头、猪蹄和青

海省交换了一千多吨食油，才能免强的度过。总理听了以后，不但没有批评，反而说：“陕西的三线建设任务重，驻了那么多的军队和工人，你们有困难，中央应该帮助嘛。”这对陕西参加会议的同志来说，既鼓舞又感动。大家一致表示，我们一定要把周总理、党中央对陕西人民的关心和支持，变为实际行动，把我们陕西的工作做得更好。

总理接见了四个多小时。他在最后讲话中再次提到秦素平是个很好的同志，希望很快帮助解放，使他及早为党工作。大家爆以热烈掌声。

最后华国锋同志宣布：明天大会再延长一天，来一个“英雄会师，也会面”，各省来的先进代表互相认识，互相交流经验。

大会以热烈地掌声，欢送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后，顺利地结束了。